



蘇聯反特驚險小說

深雪

斯·阿列菲耶夫著

天津通俗出版社

主要人物表

謝明·格里高列耶維奇·柯契涅夫——榮軍協會理事會的主席。

馬謙夫——榮軍協會的會計員。

梅維捷夫——村蘇維埃主席。

塔塔里諾夫——偵查員。

彼得·瓦西里耶維奇·柯列斯尼考夫——中校。

戈爾巴千夫——中尉。

巴斯杜申柯——上尉。

菲格——外國情報局的特務。

克雷列奇金·季米特里·費多謝耶維奇（愛稱：基瑪）——
一個殘廢的農村青年。

瑪麗亞·巴甫洛夫娜——克雷列奇金的祖母。

娜吉日達——送信的姑娘。

目 次

一	兩個空降特務·····	1
二	理事會主席的死·····	2
三	奇怪的槍·····	6
四	這是一件佈置周密的謀殺案·····	11
五	淡紫色的信封·····	15
六	傍晚來訪的客人·····	24
七	冒名頂替者·····	28
八	人事證件中的新發現·····	32
九	雪夜追蹤·····	39
	中尉的第一個報告·····	39
	中尉的第二個報告·····	40
	中尉的第三個報告·····	42
十	水落石出·····	46

一 兩個空降特務

冬天的夜裏，一架沒有標誌符號的飛機，越過了蘇聯國境的高空。

在遠離居民區的荒僻地帶，從飛機上打開的小門裏，有兩個人投入了朔風怒吼的嚴寒的空氣中。跳傘的人着陸後，向隱約顯現在地平綫的森林走去。當他們進入密林後，點起了一堆不大的篝火，把降落傘撕成無數小片片，一塊一塊地投入火中，燒成灰燼。然後，跳傘的人從林中出來；一個向南走，另一個向北走。

早晨，天氣變得暖和了些，開始下起了大雪。風吹着，掀起了暴風雪。

中午十二點，向北走去的那個人在安東諾夫·勃洛得村的村邊被扣押了。雪風狂暴地颳了三天，把所有的道路都淹沒了，截斷了鐵路和公路的交通。鄉村和城鎮都掩沒在雪堆裏。深雪遮蓋了第二個跳傘者的足跡。

被扣押在安東諾夫·勃洛得村的特務供述：他曾在集中營裏被外國特務機關錄用，後來在西德的間諜學校受過訓，現在被派到蘇聯來從事破壞和間諜活動。

被扣押者在回答關於那個沒有捉到的特務的問題時，說：

“我是在飛機上頭一次看到他。伴送我們的是一個領導空投的外國間諜機關的軍官。他不許我們交談。那個軍官跟第二個人說話時：用一個很奇怪的名字——菲格——稱呼他。着陸後，菲格繼續保持沉默，只是在臨別前，他突然問我：‘你在諾維斯克城裏住過嗎？’我回答說沒有。然後我問他：‘那麼，您是到那兒去嗎？’菲格回答說：‘沒有你的事。’他再沒說什麼，我們就分手了。”

春天，當積雪融化後，在離基嘉脫柯火車站不遠的山溝裏（離空降特務着陸處四十五公里的地方），發現了被狐狸咬過的菲格的屍體。看樣子，大概是他遇到暴風雪後迷了路，長久地徘徊在草原上，後來，精疲力盡，就凍死了。

跟第一個跳傘者一樣，在菲格的身上找到了偽造的蘇聯公民證、手槍、盛着烈性毒藥的小瓶、手提式的無線電台、密碼表和巨額的蘇聯貨幣。

問題很明顯了，外國特務機關對諾維斯克城很感興趣，因為那兒已開始了大規模的工業建設。可以推測到，外國情報局將繼續試圖把自己的走狗派到諾維斯克城去。

二 理事會主席的死

會計員馬謙夫查對了第二欄數字後，打算抽支煙。他從浮雕着三個勇士的銀煙盒裏，取出一張薄薄的紙和一小撮煙絲，開始捲紙煙。

現在是會計工作最繁忙的時候，因為再過幾天，諾維斯克“塑料”榮軍協會的工人和職員都應該領工資了。因此，這個會計小組正忙於必要的結算工作。

馬謙夫把煙捲放在一旁，把身子靠到椅背上去，漫不經心地環顧着辦公室。

除了他，屋裏還有三個女人：會計員柯齊明娜和安娜托里耶娃，還有出納員布柏諾娃。她們正低頭用計算器和算盤工作着。

通過到榮軍協會理事會主席辦公室的一扇敞着的門，可以望見謝明·格里高列也維奇·柯契涅夫主席正坐在桌旁翻閱剛不多會由郵遞員送來的報紙。

辦公室裏很冷。戶外是嚴寒天氣。剛剛生起的爐子還沒有使房間溫暖起來。

馬謙夫把捲好了的煙捲裝在煙嘴上，拉開抽屜，想取放在那兒的火柴。

他沒有立刻找到火柴。因為火柴阻塞在一大堆亂紙中間的什麼地方了。馬謙夫望着抽屜，把一大捆文件翻轉過來，一邊責罵自己太沒有條理。

當馬謙夫的手指終於在抽屜角摸到了火柴時，從主席的辦公室裏傳來了一聲槍響，使得馬謙夫和三個女人都顫慄起來了。他們停止了自己的工作，向開着的門那邊望去。

大家都看到柯契涅夫的身子慢慢地向左彎下去，從椅上跌倒在地板上，稀薄的淺藍色的煙霧在主席的桌上停留了片刻後，便不留痕跡地消失了。職員們聞到有一股火藥味從辦

公室裏發散出來。

馬謙夫衝入了主席的辦公室，向躺在桌旁的柯契涅夫彎下身去；嚇着了的女人們都留在原地沒動。

理事會主席已經死了。在他的右眼上，有一個圓圓的小傷口。

馬謙夫明白柯契涅夫是自殺了。

他拿起電話耳機，等待着接線員的回答，一邊環視着主席的辦公桌和地板，尋找手槍。然而，到處都不見有槍。



過了幾分鐘，偵查員、大夫和民警都來了。他們掛着霜的大衣和皮帶使房裏變得更冷了。

偵查員仔細地檢查了辦公室和柯契涅夫的屍體。

在出事的時候，辦公室裏只有柯契涅夫一個人。主席的辦公室只有一扇通會計室的門。那裏，除了馬謙夫和三個女人以外，當時沒有來過任何人。

兩扇臨街的窗子關得緊緊的，並且糊着紙。陰沉的冬日清晨的暗淡光綫，從那密密地遮滿冰花的玻璃窗透射進來。

主席的桌上放着報紙和打開的文件夾。

“手槍到底到哪兒去了呢？”——偵查員一邊搜索着榮軍協會主席的辦公室，一邊想。經過幾分鐘的搜查後，終於他很驚奇地斷定：辦公室裏並沒有手槍。

訊問那些看到柯契涅夫從椅上倒下來的會計員們，對偵查員絲毫沒有幫助。因為職員們都忙着工作，只聽到槍聲。

最初走進辦公室的馬謙夫也沒瞧見有槍。但是，柯契涅夫的頭却是被一顆手槍子彈穿透的。他們找到了這顆子彈；它曾射到主席辦公桌上邊的天花板，在灰泥上打下了一個不大的凹痕，然後落在地板上。

偵查員和醫生查明了子彈飛行的路綫後，確定理事會主席是低頭坐在桌旁向自己放槍的。槍筒向上，對準着柯契涅夫的臉。

槍的失蹤却是一個真正的謎。

他們再次搜查了辦公室，依然毫無結果。

“且慢，”偵查員突然大喊道，“子彈是從手槍裏射出來

的，可是射擊完的彈殼到底在哪兒呢？”

他們又開始尋找，但是無論在主席辦公室或會計室，都沒有發現彈殼。可是，所有類型的手槍，在進行射擊後，彈殼都要脫到外面來的。

偵查員的腦海裏好幾次閃過這樣的想法：也許，謀殺者是從會計室裏放槍的，或者就是從臨窗的大街上。

然而事實（子彈飛行的路線和絕對完整無損的、關得緊緊的窗子）和這種推測是相矛盾的。偵查員立刻放棄了這種毫無根據的謀殺的想法。

最後，當偵查員再不能在辦公室裏找到手槍時，便開始訊問證人。

後來，他允許榮軍協會的職員和工人到主席的辦公室來；這些人也早就想設法到這兒來看看死了的柯契涅夫。

他們並不是出於單純的好奇心。

理事會主席是深受全體會員們愛戴和尊敬的。他意外的死引起了他們衷心的悲哀和最大的驚訝。柯契涅夫是一個樂觀活潑的人，因而，他的死是難以置信和無法理解的。

三 奇怪的槍

偵查員塔塔里諾夫剛從法律學校畢業。柯契涅夫的自殺案，是這位年輕的司法工作者第一件獨立處理的案子。當上級命令他火速趕往出事地點的時候，他坐在汽車裏，反覆的

回想着記憶猶新的、教員在授課中所講過的調查這類案件的方式方法。但是，他在這兒所遇到的那件案子是那麼出人意外，使得塔塔里諾夫一開始調查就陷入了絕境。第一，他絲毫不能找出引起柯契涅夫自殺的原因；第二，他不知道柯契涅夫自殺的那枝槍是怎樣神秘莫測地從辦公室失蹤的。

塔塔里諾夫回到了他的辦公地點，立刻把自己的全部疑問報告給民警局局長。

在他報告的時候，從外面進來了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，高個兒，有着一副黝黑而剛毅的臉。

進來的人像老朋友似地跟局長打招呼，然後，他脫下黑色的光板短皮襖，露出一件保護色的短外衣和一條褲腳塞在白毡靴裏的藍色馬褲。

局長把塔塔里諾夫介紹給他。

“中校柯列斯尼考夫。”來人握着偵查員的手，自我介紹說。

“繼續談吧，塔塔里諾夫。”局長說，“而您，彼得·瓦西里耶維奇，聽一下吧，因為他所談的這件案子很離奇。”

柯列斯尼考夫聚精會神地傾聽着偵查員的每一句話，當塔塔里諾夫報告完後，他問：

“屍體還在辦公室裏嗎？”

“是的，”偵查員說，“我正想請求允許把他送到停屍處去呢。”

“假如您不反對，”彼得·瓦西里耶維奇轉過身去，向局長說，“我可以坐車去一趟，看看那邊的情況。”

“當然可以，彼得·瓦西里耶維奇，去吧！假如您能幫偵查員出些主意，我是很高興的。”

……冬天短短的白晝結束了。天色漸漸黑瞭下來。

塔塔里諾夫扭亮了檯燈。

彼得·瓦西里耶維奇坐在榮軍協會理事會主席的辦公桌旁，明亮的燈光使他睜縫着眼睛。

“呸，怎麼樣，咱們來作一下總結吧，”他轉身向塔塔里諾夫和醫生說。“全部情況使我們推定：柯契涅夫用來自殺的那枝槍，一定很別緻，它的外形和一般的槍完全不同。所以你們沒能在這個房間的許多物件中發現它，儘管它一直就在這兒，並且，無疑的，你們也不止一次地看到過它。”

“那麼說，您看到它了。”偵查員問。

“我，當然啦，”柯列斯尼考夫回答說，“也許，我還可以說出來這枝槍的構造。

“第一，這不是一枝自動手槍；你們無法找到彈殼，就可以說明這一點。柯契涅夫所用的那枝槍是沒有退殼鈎的，所以彈殼就留在彈艙裏了。

“可是，同時這還不是一枝手槍，因為它沒有鼓輪；顯然，這枝槍只能裝一顆子彈。

“第二，槍身是很短的，所以當槍彈飛過幾公尺後，就失掉了殺傷力。你們看，它甚至不能擊下天花板上的灰泥，而只碰了一個小小的凹眼，便完整無損地落到地板上了。

“第三，這枝槍是沒有槍柄的，所以當它射擊的時候，因為有坐力，便從手中滑下來了。

“第四，槍的全部金屬部分都是用很輕的金屬——大概是硬鋁做成的。看樣子，這枝槍是打算在偶然的、特殊的場合下使用。

“第五，槍上沒有任何瞄準裝置，所以它只能適用於很近的距離。

“第六，槍口上安有一個小蓋，射擊前它是開着的，當子彈射出去後，它又自動地（大概是藉着彈簧的力量）閉上了。

“最後一點，這枝槍的口徑很特別，雖然子彈外表上跟‘TT’式手槍用的相彷彿，實際上，它比那種子彈大約要小二米厘左右。”

偵查員和醫生驚訝地聽着柯斯列尼考夫的話。

突然，塔塔里諾夫忍不住了，他再次打斷了彼得·瓦西里耶維奇的話頭：

“您那麼有把握地向我們描述了這枝槍的構造，就好像您已經把它拿在手裏似的。”

“您說對了，”彼得·瓦西里耶維奇微笑着回答，“我現在的確正拿着這枝槍。”

聽着柯列斯尼考夫談話的人都以為中校在開玩笑，因為他手裏除了理事會主席的那支自來水筆外，什麼東西也沒有。

“看，就是它！”彼得·瓦西里耶維奇把自來水筆遞給塔塔里諾夫和醫生。“這就是槍。”當他看到他們的眼裏依然露着疑惑的神情時，便又補充說：“看樣子，用話來說服你們是很困難的。好吧。讓我們來看一下這枝自來水筆的構造吧。

但是在卸開它以前，我可以盡量和你們談談我們馬上就會在槍裏看到的東西。那兒會有一根很短的管子——彈艙，裏面還留有一顆射擊過了彈殼，一個撞針簧，和一個構造很簡單的槍機。”

柯列斯尼考夫一邊說，一邊迅速地拆開了自來水筆。

塔塔里諾夫和醫生已經準備相信柯列斯尼考夫的話了，但是這一來弄得他們非常失望：自來水筆的構造同中校剛才所說的絲毫不一樣。筆中除了一根盛墨水的膠皮管和安在膠皮管上的筆頭外，再沒有發現什麼東西。

可是，塔塔里諾夫仍然裝作注意觀察筆的零件的樣子。作爲一個下級來說，他感到假如此刻直視彼得·瓦西里耶維奇，那是很不禮貌的。一分鐘以前，中校還是那麼自信，而此刻，大概他一定很窘了。

最後，塔塔里諾夫終於看了中校一眼。

很奇怪，他並沒有發現彼得·瓦西里耶維奇臉上有失望的神情。柯列斯尼考夫正聚精會神地思考着什麼。

偵查員終於打破了已經變得很難堪的沉默。

“中校同志，看來，你的結論錯了。”他說。

柯列斯尼考夫小心地把盛着墨水的膠皮管插入玻璃筆桿內，突然嚴厲地說：

“不是我的錯，而是我們的錯。同時，問題還不是在於槍的性質，而是在於整個事件的性質。柯契涅夫不是自殺，而是被人打死的！”

柯列斯尼考夫把自來水筆放在裝鉛筆的小盒子內，迅速

地從記事本上撕下一張紙，寫了幾行字，然後，他招呼會計室裏的民警過來，把小盒子和紙條交給他，命令他立刻送到民警局去。

四 這是一件佈置周密的謀殺案

辦公室裏久久地寂靜無聲。

後來，掛鐘有節拍地敲了五下。

當響聲的餘音在空氣中徐徐消失時，塔塔里諾夫突然大喊：

“可是，您得到這個結論的根據在哪兒呢？難道僅僅是由於主席的自來水筆只應該是普通寫字用的工具，而不是兇器嗎？”

“您說得很對，”柯列斯尼考夫說，“正是這一點，才使我肯定我們所處理的是一件佈置得非常周密的暗殺案。”

“但是您說過，您並沒有改變自己對槍的性質方面的意見。其實，您所說槍藏在自來水筆裏的這個假設，僅僅想用它來說明槍是在辦公室裏失蹤的。因為自殺者不可能在他死後把槍藏到哪兒去。假如您說這是暗殺案，那您幹嗎還要這枝虛構的自來水筆呢？事實上，那個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主席辦公室的兇手，在打死柯契涅夫後，就把槍帶走了。這不是很簡單嗎？”

“我沒有說兇手是到辦公室裏來打死柯契涅夫的。在我

還沒到這裏來以前，您就已經充分確信理事會主席是獨自一人在辦公室的。柯契涅夫是向自己開的槍，但同時，這並不是自殺，而是謀殺。”

塔塔里諾夫跳了起來，在屋裏走來走去。

“換句話說，是罪犯促使柯契涅夫自殺的，是罪犯逼得他神經失常而自殺的。這是您想說的嗎？”

“不，”柯列斯尼考夫回答說，“在柯契涅夫放槍的時候，他的心情是完全平靜的。他向自己放了槍，可是自己還不知道。他只知道自己在做着自己每天早上的工作——翻閱送來的報告書，在上面作批示。”

“就在這時，他的自來水筆突然射擊了嗎？”

“您想像得很對。”

“但是，主席的自來水筆不是很尋常嗎？”

“當射擊的時候，他拿的是另一枝筆。”

“可是，那枝筆到底在什麼地方呢？”塔塔里諾夫高聲問道。他已經被柯列斯尼考夫的話弄得完全喪失自信了。“幾分鐘以前，您不是證明過槍在辦公室裏嗎？”

“這個證明充分符合於我們當時所構成的錯誤理論：主席是自殺的。”柯列斯尼考夫平靜地回答，“假如這是自殺，那麼槍確實是在辦公室裏。但是現在我們已把自殺的說法丟到一邊了，因此槍的所在地也就有了變動。辦公室裏沒有槍，兇手已經把它帶走了。”

“那麼說，兇手終究是到過辦公室的嘍？但是，這不是跟您剛才所說的那些話完全矛盾嗎？”

“您很激動，沒有注意我整個思想的發展過程。當柯契涅夫放槍的時候，屋子裏就只他一個人。兇手顯然是以後才進去的。我現在已經能完全清楚地推想全部事情是怎樣發生的。

“您說過，戰時，理事會主席的兩手曾被地雷片炸傷過。他左手的傷勢比右手輕，因此，他是用左手來寫字的。殘疾使他握筆的姿勢是這樣的：他寫字的時候，筆的上端正對着他的臉。

“昨天晚上或今天早上，兇手偷走了他的自來水筆，並換了自己的筆給他；那枝筆的構造我已經向您描述過了。大概，這兩枝筆在外表上是一式一樣的。

“柯契涅夫坐到桌旁，打開文件夾，開始閱讀夾在裏面的文件。然後，他拿起自來水筆，正要寫字，但發現筆裏沒有墨水。他照例先使勁按了一下筆尖——這就引起了射擊。大概，槍上的射擊機關是由於按筆尖而動作起來的。請注意觀察放在紙夾中的文件：槍的坐力使得筆尖刺穿了左上角的幾張紙。

“現在對於我們最重要的，是確定這麼一個問題；那個準備殺死理事會主席的人，昨天晚上或今天早上，一定就在主席的附近，因此，他才能神不知鬼不覺地換走了柯契涅夫的自來水筆。當您容許榮軍協會的工人和職員進入主席的辦公室時，兇手也夾在人羣裏，並利用辦公室裏的擁擠情況，重新偷換了自來水筆。

“我們幾乎可以斷然地說，兇手是在榮軍協會裏工作

的。”

塔塔里諾夫略微平靜了一點，但是他仍然帶着懷疑的微笑聽着彼得·瓦西里耶維奇的話。當中校談完後，他說：

“您的見解挺有意思，但是還缺少真正的事實根據。”

“這些事實只是沒表現在表面上而已。”中校反駁道，“但是，假如您想成功地結束這件極複雜的案子，我勸您從我所說的那些綫索出發去考慮問題。這是很容易做到的，只要做開頭了，你就會永遠否定自殺的說法了。”

“在跟您談話中，我有些不客氣，”塔塔里諾夫回答說，“但是，當我手裏還沒有真憑實據時，我還不能輕信您的理論。”

“只要您能按我指出的方向開始行動，事實會接二連三出現的。

“現在，讓我們把現知的柯契涅夫最後幾天的生活情況歸納一下吧！

“您報告說，昨天晚上十二點，（榮軍協會理事會的會議延遲了）柯契涅夫從辦公室裏出來時，曾用自己的自來水筆在幾張文件上簽過字。這就是說，他的自來水筆昨天還在他那兒。順便提到，我們在柯契涅夫桌上發現的那枝筆是榮軍協會的產品。他平時正是用這枝筆來寫字的。

“今天早上，柯契涅夫進入辦公室以前，曾到所有的車間走了一趟，還跟許多工人談過話。在他巡迴車間的時候，總有幾十個人在柯契涅夫的附近。假如只從距離觀點來看問題，那麼，榮軍協會的每個工作人員，只要手敏捷點，都可